北軒筆記

彭文憲公筆記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北軒筆記

陳世隆撰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學海類編及知不足齋叢書皆收有此書知不足齋本校讎精審故據以排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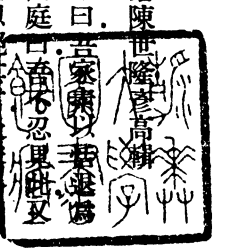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北軒筆記一卷

元陳世隆撰是書前有小傳不知何人所作稱世隆字彥高錢塘人宋末書賈陳思之從孫順帝至正中館嘉興陶氏沒於兵所著詩文皆不傳惟宋詩補遺八卷與此書存於陶氏家今宋詩補遺亦無傳本惟此一卷僅存所論史事爲多如論西伯戡黎力辨委曲回護之說論魯兩生不知禮樂論胡寅譏劉晏之非論秦王廷美生於耿氏之誣論周以于謹爲三老有遠古制皆援據詳明具有特見至所載僧靜如事則體雜小說未免爲例不純是亦宋以來筆記之積習不獨此書爲然然不害其宏旨也

北軒筆記

錢塘陳世隆彥高輯



宋臺始建。謝瞻爲中書侍郎。弟晦爲右衞將軍。時晦權遇已重。瞻見其賓客輻輳。謂曰。吾家素以素退爲業。不願干預時事。交遊不過親朋。而汝今勢傾朝野。豈家門之福邪。乃以雍隔門庭。曰。吾不忍見此。又謂宋公宜賜降黜。以保衰祚。晦或以朝廷密事語瞻。瞻故向親舊陳說。用爲嬉笑。以絕其言。及宋公創位。晦以佐命功。位任益隆。瞻愈憂懼。至是遇病不療。臨終遺晦書曰。吾得啓體幸全。亦何所恨。弟思自勉勵。爲國爲家。謝瞻之於兄弟。劉鎭之之於叔姪。顏延之之於父子。雖品格不同。而教戒俱有至理。居盛滿者。不可不熟味其言。

司馬公置獨樂園。當春明之際。卉木繁秀。觀者咸以錢與園丁呂直。謂之茶湯錢。積十千而納於公。公却之曰。吾豈少此哉。就與之直曰。天地間只端明不愛錢耳。於是盡其錢創一井亭。以便行客。只一不愛錢可竝端明。亦可以醒端明。要非端明不能有此。僕也。不意君實秀才之外。復有此一等人。

伍子胥進伯嚭。伯嚭卒讒子胥。殷景仁引劉湛。湛卒抑景仁。韓愈薦李紳。紳卒詆愈。李德裕起牛僧孺。僧孺卒排德裕。寇準任丁謂。謂卒陷準。王安石用呂惠卿。惠卿卒毀安石。呂大防厚楊畏。畏卒叛大防。張浚趙鼎舉秦檜。檜卒害浚鼎。小人之不可信如此。雖然。始之信之。知人固未易也。

寧州頻歲飢疫。五苓夷強盛。遂圍州城。李毅病卒。女秀明達有父風。衆推領州事。秀獎勵戰士。嬰城固守。城中糧盡。炙鼠拔草而食之。伺夷稍怠。輒出兵掩擊。破之。荀崧都督荆州屯宛。杜曹引兵圍之。崧兵食盡。欲求援於故吏襄城太守石覽。崧小女灌。年十三。帥勇士數十人。踰城突圍夜出。且戰且前。遂達覽所。又爲崧書。求救於周訪。訪遣子撫帥兵與覽共救崧。又唐崔旰入朝。以弟寬爲留後。楊子琳帥精騎數千。乘虛突入成都。寬不能制。旰妾任氏。出家財。募兵得數千人。帥以擊子琳。破走之。兵凶戰危。男子不免。爲牀下伏奇女奇妾于黃卷中得之。吾獨爲之一快。

莊子逸篇。蒲衣八歲而舜師之。戰國策甘羅言。項橐七歲爲孔子師。古之聖賢。必有師。其名見書傳間多矣。蒲衣、項橐誠何如人。列女傳。睪子生五歲而贊禹。言幼悟者。三子其最乎。桓譚新論云。殷之伊尹。周之太公。秦之百里奚。咸有天才。皆年七十餘。乃升爲王霸師。是皆學行之成於晚者。乃知生而穎異者。世不常有。或遭坎壈而失諸盛年者。猶當晚學。不可遽自棄也。

楚公子微服過宋門者難之。其僕操箠而罵曰。隸也不力。門者出之。東坡謂事有倒行而逆施者。以僕爲不愛公子。則不可以爲事公子之法。亦不可。晉文帝爲瑯琊王。至河津。爲吏所止。從者宋典後來。鞭帝馬而笑曰。舍長官禁貴人。汝亦被拘耶。吏聽過。宋王厥討王恭敗走。少子華隨沙門曇冰逃匿。使提衣襆從後津吏疑之。冰罵華曰。奴之怠行不及我。以杖捶之數十。由是得免。袁顗起兵襄陽。不成而死。子昂藏於沙門。將以出關。關吏疑非常人。沙門杖而語之。遂免。後周宇文泰與侯景戰河上。馬逸墜地。

李穆見之。以策鞭泰背曰。隴東軍士。爾曹主何在。爾獨住此。追者不疑爲貴人。與之馬俱還。是皆類於楚公子之僕者。乃知可以脫人於難。雖倒行而逆施之。未必非良計也。

考亭云。西伯戡黎。看來只不伐紂。其他事亦都做了。若說文王終守臣節。何故有此。只是後人因孔子以服事殷一句。遂委曲回護如此。其說然否。曰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其中有多少道理。多少忠孝。多少誠心委曲。至此便是至德。其伐崇戡黎。只因紂賜弓矢鈇鉞。得專征伐。故不道之國。西伯得而伐之耳。然則祖伊之奔告謂何。蓋臣子之心。有見於興亡之會。故因戡黎之事。恐而奔告。慮紂之必亡。欲其改過以圖存。非謂文王取紂之天下也。觀其奔告之詞。只稱殷之不德。而不及周。則其本情可知矣。若曰文王伐崇戡黎都做了。只不伐紂。是謂曹操東征西討都做了。只未取漢。是一樣。然則孔子何私於文王。特爲溢美後人何私於孔子。曲爲回護。若以孔子之言未可信。則天下更有可信之言乎。或曰。武王繼文王爲西伯。戡黎者武王也。紂使膠鬲視師而曰西伯何來。蓋武王將欲伐紂而先戡黎也。若然。則文王之心事愈益明白。使西伯而文王也。則祖伊之恐。徒以其理。使西伯而武王也。則祖伊之恐。明見其勢。可恐而卒不如所恐。文之所以爲文也。可恐而卽如其所恐。武之所以爲武也。而考亭於武之伐紂。則曰武王於此。自是住不得。于文王以服事殷。却曰只不伐紂。是以文王之不伐紂。反不如武王之伐紂爲直截也。失之矣。

裝局取物。俗語謂之設法。受者非惠。與者如棄。謂之白著。王安石新法既行。散青苗錢于設廳。而置酒肆

于譙門。民持錢出者。誘之使飲。又恐其不顧也。則令妓女坐肆作樂。以蠱惑之。小民無知。爭競鬬毆。則又差兵校。列枷杖。以彈壓之。名曰設法賣酒。此設法之名所由始也。唐劉展亂紀。元載以吳越州縣賦調積逋。郡吏重斂。不約戶品上下。但家有粟帛者。則以人徒圍捕。然後簿錄其產而中分之。甚者十去八九。時人謂之白著。言其厚斂無名。其所著者。皆公然明白。無所嫌避。此白著之名所由始也。嗚呼。元載、王安石。忍人哉。

問魯兩生云。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吾不忍爲公所爲。其言如何。曰。兩生不知禮樂。禮樂無一事可無。無一時可無。古之聖人。躬蹈禮樂之實。以化天下。迨其既久。禮之用行。而樂之用達。名分定。風俗淳。百姓泰和。暨鳥獸魚鼈咸若。是之謂興。非謂百年之後。乃始制禮作樂也。如必待百年而後制作。則漢已越高、惠、文、景、武、而之昭矣。至此時方言禮樂乎。則自是以前。何以爲君臣。何以爲上下。何以朝會。何以祭享。可漫無儀式。而苟以爲之乎。孔子云。王者必世而後仁。夫所謂必世而後仁也。豈三十年後始修仁政哉。行仁之久。積至一世。乃始淪浹爾。兩生不達而爲此迂談。君子固無取也。

樗里子者。秦惠王異母弟也。歷事武王、昭王。戰勝攻取。號曰智囊。顯赫尊重。卒以壽終。可謂人臣之極矣。獨可異者。其卜葬渭南章臺之東。嘗謂人曰。後百歲。當有天子之宮夾吾墓。至漢興。果建常樂宮于東。未央宮于西。而武庫正當其墓。夫秦自惠文至莊襄。越百年而始爲始皇。始皇在位。又三十七年。樗里

子之後。秦方自王而帝。開代以來大一統之盛。而漢宮之地。已嘿定于一丘墓之閒。盛衰倚伏。孰非前定。語曰。力稱任鄙。智稱樗里。自非神聖。惡能前知若此哉。

和洽言於操曰。天下之人。才德各殊。不可以一節取也。儉素過中。自以處身則可。以此格物。所失或多。今朝廷之議。吏有著新衣乘好車者。謂之不清。形容不飾。衣裘敝壞者。謂之廉潔。至令士大夫故汚辱其衣。藏其輿服。朝府大吏。或自挈壺飧以入官寺。夫立教觀俗。貴處中庸。爲可繼也。今崇一槩難堪之行。以撿殊塗。勉而爲之。必有疲瘁。而或容隱僞矣。操善之。下令不必廉才而後可用。二三子佐我明揚仄陋。惟才是舉。和洽此議。極合中道。觀其不就劉表。特從操辟。以伸此議。亦可謂知所事者。

龍角浪凹峭。目深鼻豁。鬐見鱗密。上壯下殺。朱火煜煜者雄。角靡浪平。鼻直鬐隱。目圓鱗薄。尾壯於腹者雌。蝟毛順者雄。逆者雌。啄木羽斑者雄。褐者雌。樗鷄五色具者雄。青黑質白斑者雌。又蜥蜴亦五色具者雄。不備者雌。牡螟左顧者雄。右顧者雌。蜻蜓身綠色者雄。腰閒一遭碧色者雌。鼠糞頭尖者雄。兩頭圓者雌。雀糞尖者雄。圓者雌。又右翼掩左翼者雄。左掩右者雌。鵲翼左覆右者雄。右覆左者雌。燒毛內水中沈者雄。浮者雌。蚶蛤皮麤口大身小尾麤者雄。口尖身大尾小者雌。鱖魚雄小雌大。水中浮者雄。沈者雌。

史記公孫宏、主父偃、兩人。均起于微。老于貧。方宏牧豕海上。與偃之困阨燕、齊。其窮一也。六十上書而不稱旨。與晚學縱橫于謁求通不召用。其厄同也。一旦遇合。魚水交歡。恨相見之晚。其遭際同也。宏外寬

內深陰賊險刻殺主父徒仲舒偃迫齊王懾燕趙其心術同也乃究其始終一則位終宰相封列侯蒙身後之顯名而延子孫之富貴一則身死族滅爲天下笑使非淡人孔車則白骨且不收矣天之禍福何同類而異施如此

裴度隸人王義當度爲御史中丞與武元衡議討淮蔡李師古爲淮蔡請不得搖陰遣人刺武元衡于道幷刺度擊首以氈帽厚得不死墜溝義爲扞刃而死賊意度死溝中矣遂舍之度免爲文祭義仍厚給其妻子淮蔡許大功勛皆以爲成於裴度李愬而不知無王義度與元衡同鬼錄矣朝廷論淮蔡功而不及義裨官小說安可廢乎

天道好生惡殺未有殺人而無報者也人但知英布反狀漏泄于幸姬之就醫疑姬與隣人貢赫通將欲捕赫爲赫所告及其敗走江南也又以妻爲番君女故走番爲番陽人所殺不知項羽坑殺千萬人皆布爲首虐故始則假手于項伯殺其妻子終則發難于愛姬戮及其身此天道之不爽者也史稱其爲布衣時有客相之曰當刑而王竝不聞謂王而復刑蓋初之坐法而黥出于無心乃骨相之成于天者也終以多殺而刑乃孽由已作非天也故不形于相也三人一體之中韓彭之誅大都亦坐妄殺之故後世之將可以鑒矣

建武中郡國羣盜竝起郡縣追討到則解散去復屯結光武遣使者下郡國聽羣盜自相糾摘五人共殺一人除其罪吏雖逗遛迴避勿問但以獲賊多少爲殿最唯蔽匿者罪之於是更相追捕賊竝解散徙

其魁帥于他郡。賦田受廬。使安生業。自是牛馬放牧不收。邑門不閉。非帝少在民間。熟知盜情。亦不能爲此法也。

王晏外弟阮孝緒。知晏必敗。不與相見。嘗食醬美。問知得于晏家。吐而覆之。及晏敗。人爲之懼。孝緒曰。親而不黨。何懼之有。卒免於罪。王晏背齊主恩。勸蕭鸞以弒。所托非人哉。華林之誅。欲嘗啜粥得乎。阮孝緒吐醬高矣。

畢再遇兗州將家也。開禧用兵。諸將多敗事。獨再遇累有功。金虜認其旗幟。即避之。累遷至鎮江都統制。揚州承宣使。驍衞上將軍。後以老病致仕。始居於雪。有戰馬號黑大。蟲駿快異常。獨主翁能御之。再遇既死。其家以鐵絚繫之闌中。適遇岳祠迎神。聞金鼓聲。意爲赴敵。于是長嘶奮迅。斷絚而出。其家慮傷人命。健卒十餘。挽之而歸。乃好言戒之云。將軍已死。汝莫生事累我家。馬聳耳以聽。汪然出涕。嗚咽長鳴。數聲而斃。嗚呼。人之受恩而忘其主。曾異類之不若。能無愧乎。

伯陽生李樹下。遂指李爲姓。馬援本趙奢後。奢能馭馬。號馬服君。子孫因以爲姓。胡廣本姓周。以端午日生。不舉。用葫蘆盛之棄水。爲吳姓者所得。及長。託胡爲姓。陸羽有人得之水濱。及長。筮得鴻漸于陸。因以陸爲姓。車千秋、齊田氏族也。年老乘小車。出入省中。人謂車丞相。子孫因以爲氏。席豫本姓籍。避項羽名。改姓爲席。束晳本疎廣後。因避難去正爲束。衆據以避仇。改姓爲棘。代醉篇中。尙有姓原之可考者。茲僅錄其所見。

趙奢以田部吏爲將。破秦閼與之下。卽其去邯鄲三十里而軍。堅留二十八日不行。以懈秦師。武安君智者。豈其料不及此。及二日一夜。卷甲而趨閼與。亦已疲矣。秦人悉甲而至。未之或懈也。危矣哉。止爭先據北山上。因以取勝。固倏忽之奇乎。前此堅留一舍二日而數百里趍利。其不至蹶上將也幸矣。他日與田單論兵。而以正兵用衆。詘單之奇兵用寡。是乎非乎。奢以全趙爲閼與之一戰。單以敗齊完七十餘城。如反掌。吾未見安平之果在馬服下也。

宜城驛有楚昭王廟。喬木萬株。多不知其名。歷代不敢翦伐。每歲十月。民相率聚祭。廟後山城。卽王居也。其地獨高廣。圍八九十畝。號殿城。其磚可爲書硯。驛前有井。亦云起昭王時。每著靈異。人莫敢汲。豈以雲不移禱河非獲罪而能於赫至今邪。袁有萍鄉。卽王昔時得萍實處。

蘇仙公躭升雲而去。後有白鶴立郡城北樓。以爪攫樓板書云。城郭是人民非。三百甲子一來歸。我是蘇公。彈我何爲。又丁令威仙去。後亦化鶴來歸。集遼東華表柱上。語亦相同。又唐玄宗時。蜀道士徐佐卿。化鶴被箭。帝幸蜀見壁間箭。問其弟子曰。此吾師所留。俟箭主至還之。

唐興以來。邊帥皆用忠厚名臣。不久任。不遙領。不兼統。功名著者。往往入爲宰相。其四夷之將。雖才略如阿史那、杜爾契、苾何力。猶不專大將之任。皆以大臣爲使以制之。及開元中。天子有吞四夷之志。爲邊將者。十餘年不易。始久任矣。皇子則慶、忠、諸王宰相則蕭嵩、牛仙客。始遙領矣。蓋嘉運王忠嗣專制數道。始兼統矣。李林甫欲杜邊帥入相之路。以胡人不知書。乃奏言文臣爲將。怯當矢石。不若用寒族胡

人。胡人則勇決習戰。寒族則孤立無黨。誠以恩結之。彼必爲朝廷盡死。玄宗悅用其言。始用安祿山。至是諸邊節度使。盡胡人。精兵咸戍北邊。天下之勢偏重。卒致祿山傾覆京室。嗚呼。姦相固寵。一言可以亡國。將相中外之關。可不愼歟。

南陽僧靜如。得一古硯。置案頭。把玩閒。忽堂下一甲士長三四寸。升階依案宣言曰。吾君欲觀漁於端溪。僧其避之。隨有漁人六七輩。長如甲士。撒網於硯池。一將軍長五寸許。與左右三十餘。升硯指揮。頃時網起。獲魚數頭。遽命廚人促膳。將軍指僧謂左右曰。此亦可烹。以益魚席。靜如怒而大喝。即滅無有。俄有甲士擁之以去。倏忽入一宮。見前將軍坐而怒曰。何物大膽。乃敢驚余。其置之死。於時宮中火起。僧因得逸。聞有謂之者曰。助汝金以快爾心。又曰。爾胡不爲宋郊。僧夢覺。身臥堂下土穴旁。於是命徒持鋤開穴。得一蟻冢。思助金鋤也。又感郊渡蟻事。遂掩而不毀焉。

趙隣幾好學善著述。太宗擢知制誥。逾月卒。子東之亦有文才。前以職事死塞下。家極貧。三女皆幼。無田宅以生。其僕趙延嗣義不忍去。竭力營衣食給之。勞苦不避。如是者十餘年。三女皆長。延嗣未嘗見面。至京師訪舍人之舊。謀嫁三女於李翰林碩、楊侍郎徽之。發聲大哭。二公驚謝曰。吾被衣冠。且與舍人交。不能恤其孤。不逮汝遠矣。即迎三女歸京師。求良士嫁之。皆有歸。延嗣乃去。徂徠石守道爲之傳。以厲天下。嘗讀李善王成傳。救主孤于患難之中。皆古來奇男子。而延嗣拮据贍養隣幾三女。且不敢一面。及長而走京師訪主故交。謀適良士。何其從容有爲若此。乃知成仁取義。必皆無所爲而爲者。彼延

嗣亦何知天下後世咸高其行誼邪。

魏文帝既立爲嗣喜因抱辛毗頸曰辛君知我喜否君子於此有以占其器之不宏矣唐莊宗入梁喜不自勝手引李嗣源衣以頭觸之曰吾有天下卿父子之功也天下與爾共之有以知其業之不遠矣嗚呼二君何足道哉劉先生之得蜀也於涪置酒大會謂龐統曰今日可謂樂矣統曰伐人之國而以爲歡非仁者之兵也先主醉怒曰昔武王伐紂前歌後舞非仁者耶卿言不當宜速起出統退先主尋悔請還統復故位先主曰向者之論阿誰爲失統曰君臣俱失先主大笑宴樂如初先主襲奪璋土權以濟業昔人譬之斷手全軀何樂之有而酣醉中失辭如此季漢之不能恢復舊物其器亦有所未優乎而吾于亞子輩何譏。

善謀者如弈之布子子定而勢從之勢定而翕張從之翕張定而勝從之昔漢高都關中據天下之勢從袁生出廣武以致敵人之從是也羽已得關中而更棄之則韓生以爲沐猴而冠故曰凡與人鬬不扼其吭而拊其背而能勝者未之有也昔諸葛公欲據荆州以爭天下而曰跨有荆益保其險阻東和孫權西交馬、韓待天下有變一軍出宛洛一軍向長安百姓孰不簞食壺漿以迎王師此諸葛公之志諸葛公之事也及據荆不得而定都成都觀其厝置頗大和孫權安南中撫輯蜀土屯田渭濱使諸葛不死走生仲達者關中寧可保哉關中既破許昌瓦解又安在無土不王故其與華歆、王朗一書精明果確舉朝心悸膽落莫知稅駕之所夫操之臨死何爲而呼嚶泣涕畏諸葛也分香賣履有求爲黔首不

得之念。知丕等不足腥健兒衣食也。操實蹙死於漢中。而史諱言之。視公如龍。視操如鬼之論信矣。雖然。亦不都荊州之失也。

唐劉晏領度支。死之日。籍錄其家。惟雜書二乘。米麥數斛而已。史稱其理財。以養民爲先。因平準法。幹山海。排商賈。制百物低昂。操天下贏貲。以佐軍興。雖用兵數十年。斂不及民。而用度足。唐中儥而復振。晏有勞焉。是幹國之臣也。特以功名日盛。眷遇日隆。故媚嫉之人。如常袞輩者忌之。至其誅死。則因昔勘元載鞫獄伏誅。而其黨楊炎坐貶。後炎專政。銜私恨爲載報讎。遂誣搆以死。而天下冤之。使晏不勘載事。雖理財固不死也。勘載事卽不理財。固亦死也。胡致堂乃謂晏以理財而死。遂謂是言利背義之爲害。若天道報惡者然。將使司國計者。不以足國爲務。而徒以不言利爲高。則國亦何利焉。嗟乎。兵以平亂。乃不論丈人之師。弟子之師。而徒曰兵者老氏之所忌。是天下無兵也。刑以詰奸。乃不論出於哀矜。出於苛刻。而徒曰皋陶之無後爲主刑也。而遂有縱盜賊以爲陰隲者。是使天下無刑也。而可乎。龍逢、比干之死。亦未必言利背義之爲害。甚矣胡氏之說。不當事情。不可以爲訓也。

禮有諡。自堯而上。王者子孫。據國而起。功德浸盛。故造美諡。舜禹本以白衣砥行顯名。升爲天子。雖復諡不如名。著舜者准也。循也。禹者補也。湯者攘也。文、武、皆以其長言之。二王豈不能兼文武者哉。夏、商、繼世之君。未嘗立諡。至周始加諡。而有幽厲之名。孟子所謂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焉者也。秦人鑒此。謂以子議父。臣議君也。遂去諡法。後世自漢以下。帝王諡號。在易代之日。有美無惡。若增累美諡。蓋始

唐代宗時顏眞卿上言上元中政在宮壺始增祖宗之謚玄宗末姦臣竊命累聖之謚有加至十一字者按周之文武言文不稱武言武不稱文豈盛德所不優蓋羣臣稱其至者故也故謚多不爲褒少不爲貶今謚號踰古請自中宗以上皆從初謚當時百官集議儒學之士皆從眞卿議獨袁傪謂廟陵玉册皆已刊成不可輕改事遂寢後世謚號益衍而廣皆準唐爲例非古制也

後漢趙岐字邠卿初名嘉少負節概妻馬氏外戚家馬融兄女也岐鄙融不與相見仕州郡以廉直見憚年三十以重疾臥廔七年嘗敕兄子曰丈夫生世退無箕山之操進無伊呂之勳天不與我復何言哉我死可立一圓石墓前刻曰漢有逸人姓趙名嘉有志無時命也奈何後疾愈京兆尹延篤引爲功曹與京兆尹唐玹以怨謗有郤收岐家屬宗親陷以重法盡殺之岐逃難匿跡賣餅北海市中時安丘孫嵩年二十餘見岐密問曰子似非賣餅者倘有重怨或亡命乎我北海孫賓石也閤門百口勢能相濟岐素聞其名具以實告嵩卽迎歸白母曰出門得一死友上堂饗之極歡日匿之複壁中數年嘗作戹屯歌二十三章後諸唐死滅得赦拜幷州刺史復罹黨錮獻帝時拜議郎與平中自乘牛車往說劉表令將兵衞朝廷時孫嵩亦寓表所不爲禮岐力薦爲青州刺史時曹操爲司空舉岐自代乃拜太常年九十餘建安六年卒自爲壽藏圖季札子產晏嬰叔向四像居賓自畫像爲主其雅志如此著書甚多亦漢末一奇士也

予閱宋昭憲太后本傳生邕王光濟早死次太祖、太宗、秦王光美、燮王光贊幼亡又燕國、陳國二長公主

則廷美爲昭憲出無疑矣。比廷美被讒。太宗謂宰相曰。廷美母陳國夫人耿氏。朕乳母也。後出嫁趙氏。生廷俊。而廷美傳言。涪陵公廷美母。陳國夫人耿氏卒。此又若廷美眞非昭憲出者。何也。蓋廷美之出於昭憲。路人知之。廷美之致禍。則昭憲貽之。金匱之詔曰。汝百歲後。當傳位於汝弟。嗟乎。太宗不能一日忘情於太祖。能一日忘情於廷美乎。反覆廷美始終。未嘗有一顯罪確情。如淮南、江都之逆戾也。初告秦王驕恣。將有陰謀。陰謀何謀也。王遹輩以告驟擢美官矣。王榮輩以交通安置矣。比趙普以私怨恨盧多遜。不藉廷美。則不中太宗之妬。不藉廷美以中太宗之妬。則中多遜不毒。趙白懋德明之報多遜弓箭之遺。淮海犀玉之索。潘濟銀盌錦綵羊酒之私。皆一時廷臣羅織成之。廷美何罪。傳又云。遣趙懷祿私其同母弟趙廷俊。夫廷俊果耿氏出。天下莫不聞。何必太宗嘵嘵然鳴之於大臣。大臣嘵嘵然鳴之于羣臣。又孰敢謂廷美昭憲出也。況彼時宰相普也。普言亦何可信乎。且太祖下滁。宣祖尙無恙。未幾而帝以太祖之仁孝。忍使其父有壯子之媵妾改適他人者夫。既已適他人矣。已爲失節之婦。而陳國夫人之號。又孰崇之。蓋太宗一時爲塗面之言。以遮飾謀殺廷美之故。當時諱之。史臣難之。故其紀錯亂而矛盾。使後世疑之必辨之。則太宗之殘忍。趙普之險惡。廷美之冤憤。昭然如日月之行天。萬世不能掩也。

世傳漢高溺戚姬之寵。遂欲奪嫡。然否曰。此自有說。蓋高帝艱難百戰。以有天下。見惠帝懦弱。不足以承大業。而已與呂后年皆漸高。恐新造之邦。反側未定。諸強功臣又皆在列。一旦身死。而太子不能爲駕

厥。特以如意類已，故意屬之。此帝之本情也。卒以四皓羽翼。太子不廢。謂人心所屬。恐易之而又失天下心也。使帝果惑於戚姬之寵而不顧失天下之心。則亦何有於四皓。且帝之殺韓信。卽其屬意趙王之心也。以爲信在而太子闇弱。天下事尙未可知。故寧殺信而不惜。使太子英武如帝。信未必誅。今以屬意趙王。爲眞惑於戚姬。是亦謂信之誅爲眞反也。而果帝之本情哉。曰若是。則周昌何爲強諫。張良何以爲之羽翼。曰立嫡以長。理之正。又況開國之君。尤當爲後世法。昌亦只說個正理。良亦只了得呂后之託。彼惠帝之無子先死。呂后之後死。文帝之承統。一以衍漢祚之長。皆天意非人謀也。若后先死。而惠帝獨在。必不能自立以喪天下。則昌之諫。良之羽翼。是亦殷太史之爭立紂。使商不祀忽諸而已。或又曰。太子易。則強悍之呂后。不肖但已。趙王亦未能安家難且作。而其禍方長。故不如據正理以聽天命。良之意或如此。要之皆出於不得已。不可爲萬全之謀也。

七雄之末。諸善戰者。吳起以法。孫臏以智。田單以巧。白起、廉頗、李牧以勇。而公子無忌不與焉。公子特以卑身下士。差勝孟嘗、平原、春申、三君。不知善爲兵者。固無如公子者也。吳起、孫臏之時。秦未甚強。而田單之所摧則騎劫。頗則栗腹而牧匈奴也。白起用秦師以攻諸侯。宜無不糜碎者。若邯鄲之圍。秦悉關中、河內之卒。戡趙人四十五萬。而壓其城。城且旦暮下矣。公子雖竊符以有魏師。而其人皆嘎喑懦將之所教。而恫脅不振之餘也。縱歸二萬人。而獨留八萬人以戰。外若削弱其形。而內實有以一其心而振其氣。偏師直入虎狼之窟。而逐之以存趙。此其乘堅而爲瑕。轉弱而爲勁者何如也。秦乘公子出而

日夜攻魏。其志已無魏矣。乃公子歸而致五國之師。大破秦軍於河外。走蒙驁。乘勝逐北至函谷關而不敢出。此其聯散以爲整。轉弱而爲勁者。又何如也。公子不死。魏幾不亡。萬金入而晉鄙之客之閒行。公子惟有飲酒近婦女以速其死耳。蓋不欲以身爲秦國虜也。或曰。公子之善用兵。獨其客善之。不知客善兵。而惟公子用之。是亦淮陰之善將兵。而高帝之能善將將也。孰謂公子不善用兵哉。

張奐字然明。北州人豪。一任職。卽以二百人。招合東羌。破南匈奴七千之衆。已稱奇功。羌豪酋長感德贈遺金鏤馬匹甚多。乃召主簿于諸羌前。以酒酹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廐。使金如粟。不以入懷。悉還之。羌性最貪。人人竦服。梁冀被誅。奐以冀故吏。免官禁錮。賴皇甫規力薦。得復。後竇武、陳蕃謀誅宦官。事泄。曹節等矯制詔奐。圍陳蕃殺之。以功封侯。奐初不知本謀。後知爲節所賣。痛自悔恨。封還侯印。乘災應上疏。力申陳、竇之冤。復爲節等所疾。結司隸校尉段熲。將害之。奐憂懼。段雖剛猛。省書憐之。旣免于難。時禁錮者多不能遯避。俱至死徙。奐獨閉門不出。聚徒著書。竟以壽終。遺命曰。吾前後仕進。十要銀艾。不能和光同塵。爲讒邪所忌。通塞命也。始終常也。命從薄葬。諸子從之。二子長芝字伯英。次昮字文舒。竝善草書。論曰。士君子處世。豈能遭際皆良。所貴明哲善處。而善處之道。不過無欲謙退爲主。蓋公能服人。讓能遠害。持身之善物也。然明辭羌金。還侯印。兩事可稱。無欲功當封侯。阻于宦豎。而賜錢除郎。竝皆不受。可稱謙退。至奏記段熲。不獨文詞古婉。可追樂毅之書。而曲意趨承。深得明哲保身之道。至於著書立言。一門詞翰。又其餘事。種種皆可師法。不當於將臣中論也。

唐世士大夫崇尚家法。柳氏爲冠。舊傳柳氏出一婢。婢至宿衛。韓金吾家未成笄。聞主翁於廳事上買綾。自以手取視之。且與駔儈議價。婢於窗隙偶見。因作中風仆地。其家怪問之。婢云。我正以此疾。故出柳宅也。因出外舍人問汝有此疾幾何時。婢曰不然。我曾伏侍柳郎君。豈有伏侍買絹牙郎也。葢柳宅家法清高。不爲塵垢卑賤。故婢化之如此。今士大夫妻有此識者少矣。柳婢妾亦知雅俗。陶穀妾淺斟低唱。與雪水烹茶趣味自別。誰謂習俗不能移人乎。

郭景純璞。少好經術。博學高才。而其天文卜筮之術。則受于郭公青囊書。晉懷之際。郭嘗筮之。投策歎曰。黔黎將湮於異類。桑梓其翦爲龍荒乎。遂避居河東。抵將軍趙固。固乘馬死。郭令三十人。從三十里外廟社中。取一物似猴者。置病馬前。便噓吸其鼻。有頃。馬奮迅而起。此物隨不見。其術甚神。而理不可解。又其寓主人一婢美。郭愛之。以豆化赤衣人。圍其宅。主人求爲解。竟得婢。其他術奇驗甚多。嘗著南郊賦。帝悅之。召爲著作郎。然性輕易。不修威儀。嗜酒色。干寶嘗誡之曰。此非適性之道。郭曰。吾所受有本限。用之惟恐不盡。乃憂爲患乎。是以深安分義。不求榮進。當王敦之難。從容就死。雖桓彝觸厠之忌。數若相符。而行刑袴褶之遺。久已前定。壽亦四十九。與管公明同。所著述傳世甚多。則非管比。

張乖崖詠布衣時。與陳希夷交。師事之。一見謂曰。子當爲貴公卿。一生辛苦。二年後果及第。嘗贈之詩曰。征吳入蜀是尋常。鼎沸笙歌救火忙。乞得江南佳麗地。却應多謝腦邊瘡。初不解。後歷仕吳、蜀。皆符合。至益州。忽頭瘡。先是屢乞閒不許。至是因瘡乞金陵養疾。遂得旨。少嘗與傅霖爲交。後公出而霖隱。越。

三十年守宛州。傅忽叩門笑曰。別子一世。尙爾童心。今將以去來報子。公曰。詠亦自知之。後一月而卒。前居蜀時。曾留實封文字一卷。與僧希白曰。候十年後某日開視。至期發函。乃公自題畫像也。公果以是日死。論曰。神仙之事。古未嘗無。若鄴侯、乖崖輩。自是本來靈骨。故能坐照去來。脫屣塵界。觀其天文示異、慨以身當。希白實封十年前定。何其視死如歸了無芥蔕也。寇萊公之謫嶺南。道出杭州。妾蒨桃疾作。謂公曰。妾必不起。幸葬我天竺山下。且云。相公宜自愛。亦非久居人世者。果老薨于雷州。夫萊公不必言。此女子亦豈塵埃中人耶。視戀戀世緣者。眞霄壤矣。

方玄德爲平原相時。關、張爲別部司馬。三人寢食必俱。恩如一體。後來開關患難。大抵劉之藉力于二公居多。翼德救主於當陽長阪。以二十騎拒操追兵。斷橋瞋目之時。眞是神將。一破劉璋。再破張郃。俱以少勝衆。所向無前。帳中之變。乃爲人襲其臥內耳。若雲長之守荆州。威震華夏。曹操欲遷都以避其鋒。司馬懿看破關之得志。孫權必不願。遂勸權躡其後。權若無辭婚之積憾。應之亦未必如此之速。及攻曹仁于樊。操遣于禁救之。禁降矣。又殺其將龐德。逮操再遣徐晃救仁。關不設防。身及妻子竝爲權所害。後龐德子會隨鍾、鄧伐蜀。盡滅關氏之家。是關死於司馬懿。而關族滅於龐德也。豈不惜哉。

東坡守膠西時。熙寧乙卯仕宦十九年。家日益貧。元豐己未。於吳興被逮赴獄。黃州安置。寓居定惠寺。遷臨皐亭。立南堂。辛酉在黃二年。日以困匱。故人馬正卿爲請故營地。使躬耕其中。所謂東坡者也。明年始就東坡築雪堂以居。紹聖甲戌。寧遠軍之謫。惠州安置。寓居嘉祐寺。就寺立思無邪齋。明年遷於合

江之行館。又明年得歸。善後隙地數畝。營白鶴新居。丁丑新居成。未幾謫瓊州。于昌化軍安置。初儋官屋。爲有司迫遂。乃買地城南。結茆數椽。隣天慶觀。極湫隘。嘗偃息枕榔林中。摘葉書銘。以記其處。在儋四年。食芋飲水。其窮甚矣。元符庚辰。得赦北歸。明年爲建中靖國。辛巳七月丁亥。卒于毘陵。坡公涉世多難。如此。徐、杭、汝、潁、牧守之樂。中書、翰林、侍從之榮。定州方面之貴。所得幾何。而四十五年間。南奔北走。風波瘴癘之鄉。飢餓勞苦。曾不得名一廛。託環堵爲終老地。其與人書。閒及生事不濟。輒自解云。水到渠成。不須預慮。亦可謂善處窮矣。

三代養老之禮。遠不可考。記所傳者。多漢人擬議之辭。後周以于謹爲三老。中楹南向而坐。帝立於牖戸之前。西面有司進饌。帝跪設醬。至親爲祖割。謹食畢。帝跪授爵以酳。此拘禮經之文。而不達其意者也。蓋古人之席。以東向爲尊。賓師祭禮。皆正東向之席。惟人主立朝則南面耳。今也。以人臣儼然南面而使人主立於其旁。三代有是禮耶。此不達古之方面也。禮曰。授坐不立。授立不跪。古之所謂跪者。即坐而膝席耳。今也。以人臣倨坐于上。而人主跪於其前。三代有是禮耶。此不達古之坐起也。且夫禮有時而情有順。古今異便。不可強也。古之人君。立而聽朝。今有立者乎。古之升車者。或立而乘。今有立者乎。況三代所謂國老者。其道德行業。足以師表流俗。而輔翼人主。王之所謂師保父兄也。東京以桓榮爲三老。儒者猶或恥之。謹何人哉。猥以不經之禮尊之。陋亦甚矣。宋儒徒取其能行周禮。而不察其是否。不亦誣耶。

李靖以勁騎三千。由馬邑襲破定襄。頡利可汗遁磧北。他日又以萬騎。齎二十日糧。襲頡利於白道。于是斥地自陰山北至大漠。功大而成速。開闢以來。未之有也。又裴行儉爲安撫大使。行至西州。諸蕃郊迎。行儉召豪傑千餘人自隨。揚言大熱未可以進。宜駐軍須秋。都支覘知不設備。行儉徐召四鎮酋長。僞約畋曰。吾念此樂未嘗忘。孰能從四鎮子弟。從者萬人。乃陰勒部伍。數日倍道而進。去都支帳十餘里。先遣所親問安否。外若閒暇非討襲者。又使人趣召都支。都支倉卒不知所出。率子弟五百人詣營謁。遂擒之。行儉破大酋。不煩中國折矢。用其豪傑進止如戲。此亦班定遠後一人也。

隋有樂工萬寶常者。善爲音律。開皇初。命沛國公鄭譯等定樂。爲黃鐘調。樂成奏之。寶常曰。此亡國之音。豈所宜聞。後復聽太常所奏樂。泫然泣曰。聲淫麗而哀。天下不久將盡。時方全盛。至大業末。其言卒驗。時王令言亦妙達音律。煬帝將幸江都。其子從戶外彈胡琵琶。作翻調。安公子曲。令言臥室中聞之。驚起曰。變變。急呼其子曰。此曲何時興。子曰。頃來有之。令言遂欷歔流涕。謂其子曰。汝愼勿從行。帝必不返。子問其故。曰。此曲宮聲。宮君也。其聲往而不返。吾故知之。帝果被弒江都。以此觀之。二人者。師曠、季札。亦不多讓。乃知吉凶先見。亦理數之必然也。

彭文憲公筆記

彭時撰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歷代小史紀錄彙編借月山房彙鈔澤古齋重鈔及指海皆收有此書歷代本作可齋筆記殆爲作者自署紀錄本作彭文憲公筆記殆爲後人所署兩本時代同而紀錄本刊印較佳其多寡亦與借月諸本同故據以影印書名亦從之

紀錄彙編卷之一百二十六

彭文憲公筆記

彭時

正統十年乙丑會試予中副榜不就與諸副榜幷下第者九百餘人俱入太學是時古濂李先生時勉爲祭酒趙先生琬爲司業李先生正大極意造就人才初至令坐堂一月後乃散處於廂房列格致誠正四號號房中有家室者居外晨入饌堂讀書俱朔望升堂其於四號督勵尤切夜讀務盡二更將五更復令膳夫提鈴循號門催喚起讀書或自

潛行以察勤惰無燈者令人暗記明示之責罰自是燈光達旦書聲不絕學者感激競相勸勉先生多宿廂房每隔三五夜必召予同鄉三二人侍坐談講先生端坐儼然或說鄉曲舊事或論詩文言簡而確婉而有味聽者忘倦每至更深乃已別時必曰語久誤工夫自當退補且曰三更是陰陽交代時讀書宜二更即止不可過此時過則次早無精神其愛人多類此助教李洪嘗謂予言前歲李先生因除庭樹被罰是日先生方坐東堂閱試卷而錦衣官校猝至前即掩卷起身免冠解帶受縛

純合監師生來觀者皆驚愕失色先生神色自若徐呼諸生近前與語曰某人某處講是某處非某人今次稍勝前某人比前不及因顧僚屬曰還須校定高下出榜語畢乃行已而枷寘于監前監生三千餘人上疏救解有石大用者又獨具本願代枷事乃釋因相與歎息其事謂先生平昔涉歷艱險操存有素故禍福不足以動心如此真有古人氣象而石大用者義氣激發於儕輩中亦不可多得然非先生德學感人之深何以致此

是年夏先生引年致仕及秋而行諸生用旗帳鼓樂

羣送出崇文門至城東南乃別有百餘人同予送至通州候先生舟發然後歸無不泪下者是舉前此所未有是足以驗先生得人之深也

學正魏齡潮州人初至嘗侍古廉先生言曰昨聽選部中見羣衆相語但問某處地方好某地有出產不聞一人以施政教方畧爲言者皆若此天下安得治先生聞其言甚善間謂予曰新學正有識能言諸人所不能言也因誦其語云比行又備與肅先生言之魏儼後姓李守官清白獨不受諸生贄禮果不負先生知待意

丁卯冬湖廣永濟縣進須知官在途夢開黃榜第一名彭某國子監生其人至京言於永濟監生張本端本端訪知予姓名駭異數與朋輩言之時本端歷問爾同鄉某文學何如有人夢渠魁黃榜且記看驗之予友庶瞻見予道其語且顰蹙曰惜乎太泄露了予曰夢中事何足憑置之勿言又一朋友謂岳季方正曰吾昨夢見賢兄魁多士可賀季方曰若夢可信則已有人夢彭某作魁矣何必我其人戲曰明年會試廷試有兩魁二人各占其一可也已而果然夫科舉固前定然於人何預而見於

夢如此其理不可曉是時士夫中相傳有童謠云衆人知不知今年狀元是彭時亦不知何自而起至後果徵驗云

予僥倖及第除脩撰同年陳緝熙岳季方俱編脩謝恩後即詣閣下拜先生時曹鼎陳循商輅高穀四先生俱以侍郎兼翰林學士遂留早飡酒饌隨光祿所供不增設諸先生笑曰此事本院故事儒官清淡只如此一月後本院自學士下至孔目皆出錢置盛筵於後堂用教坊樂學士列坐于上予三人坐前之左侍講獨坐前之右餘皆傍坐謂之慶狀

元益公宴之盛又諸衙門所無後月予三人同叨席比前尤豐盛予出錢倍于二公亦循舊典故也翰林故事凡同寅皆尚齒與諸司不同然仍以類分學士自分一類侍讀侍講自一類脩撰編脩檢討自一類等級截然不少紊益其所來久矣

翰林官惟第甲三人即除授其餘進士選爲庶吉士教養數年而後除遠者八九年近者四五年有不堪者復改授他職益重其選也然職清務簡優游自如世謂之玉堂仙好事者因謂第一甲三人爲天生僊餘爲半路脩行僊亦切喻也

巳巳八月車駕北狩㠯王監國於午門外視朝百官糾劾姦臣誤國者方讀彈文未起錦衣衛指揮馬順從傍叱各官起去給事中王竑遂起先捽馬順首曰此正是姦黨當除去監國退百官用手脚擊踢馬順至死仍擊死內臣二人各官義氣憤發至於如此是日予居憂未出聞之驚駭蓋木土敗績固非常之變而此舉忠勇亦非常之變也

八月二十九日予居憂忽校尉至門宣喚入朝有

[illegible]書商輅彭時與陳循每同辦事時具啟辭不乞

[illegible]事內臣促送入內閣乃去是日文武百

官具本伏文華門請　郕王卽位　王再三辭讓尚書王直于謙陳循等咸以　宗廟　社稷大計爲言力請不退會　太后命亦下乃許以九月初六日卽位蓋是時人心危疑思得長君以彌禍亂故不得已爲此舉亦事之變也

十月十日虜酋也先合衆擁　太上皇帝入關直造城下索大臣王直于謙出迎衆知其詐不出乃遣通政參議王復中書舍人王榮兌大臣出迎親見太上諭二人曰彼無善意汝等宜急去二人方回而虜騎四面剽掠勢亦張大于是兵部尚書于謙

督率總兵分營憑城與戰互有殺傷連戰二三日不退陳公循乃請寫　勅調各邊精騎入衛又請寫　聖旨榜文數道諭回回達達幷漢人有能擒斬也先來獻者賞萬金封國公用以疑其心至十四五也先果先遁去是時居內閣者咸未明而入抵暮而出勤勞憂戚比他日爲甚而內外贊畫防禦陳于二公之力居多

景泰元年庚午八月十五日也先遣兵奉送　太上皇帝還京因思晉懷愍宋徽欽不能無遺憾於千古而我　太上獨幸其悔過奉送南歸豈　聖德

有所感動而然耶抑虜人計窮而爲此也臣子之憤於是乎少紓矣

景泰數年中敬禮大臣寬恤民下賞罰亦無甚失獨易儲廢后爲害大義所以失人心者在此二事也

東鹿王公自　正統中任都御史甚有名譽晚與中貴王誠厚相結納欲入內閣是時閣下已有陳高蕭江商五人矣而王難言私以語高高遂爲其奏請添入有不拘煩劇開散之語及會議陳不知其意謬曰我於煩劇中舉蕭維禎高遂曰我舉王文奏上果用王當時人皆駭愕多咎陳欲私鄉人故

激成此事然不知陳無意而高有意也高之意惟商公知之商以語予如此云

歲丁丑改元天順是年正月太監曹吉祥武清侯石亨等與副都御史徐公密謀舉兵迎　太上皇帝於南城復位執于謙王文范廣殺之罷黜陳循等十餘人克軍爲民罪其迎外藩也然實無此事時諸人欲張已功假此以爲名云

天順元年九月初三日　上御文華殿召臣時入見令近榻前問曰爾時　正統十三年狀元耶時對曰臣不才誤蒙　聖恩拔擢至今感戴不忘因叩

頭者三又問曰第二名陳鎰第三名是岳正時對曰是又問今年幾何對曰臣犬馬齒四十二　上笑曰正好用事出外喫酒飯去時叩頭退已而命下着文淵閣辦事先是內閣用徐有貞許彬薛瑄二月陞李賢於許薛上六月徐李爲事薛致仕去用岳正呂原與許彬三人七月岳爲事許亦罷黜復用李賢呂原至此乃增時爲三人蓋當時進退甚輕希異者衆不意復及時也惟時先見而後出命豈懲前之未審歟

是年徐李被黜有負權寵者語人曰我欲薦彭某入

閣因未與接識故未果其人傳言曰可往一見之彼必喜予對曰素不慣往見人有相愛者曰今人持重賂求見不可得爾徒手一見何傷予對曰承厚愛然決不能往去年當諸公合謀時有沈司歷者三次來家見邀予避之不敢見蕭聰郎中又謂予曰沈是有力者使來進用之機在此今不見後將有悔予曰我本無他望何悔之有且去年既圖守不圖進今往見人求拔雖進亦可恥也是時李宜人聞此言亦曰官自來爲好不然雖做尚書亦何足爲榮若無事只如此過亦足矣予甚重其言

及入閣之命下始知顯晦自有時非人謀所能與也

文淵閣在午門內之東文華殿南面磚城凡十間皆覆以黃瓦西五間中揭文淵閣三大字牌扁牌下置紅櫃藏　三朝實錄副本前楹設榻東西坐餘四間背後列書櫃隔前楹爲退休所李公自吏部進以傍坐不安令人移紅櫃壁後設公座予曰不可聞　宣德初年聖駕至此坐舊不設公座得非以此耶李曰事久矣今設何妨予曰此係內府亦不宜南面正坐李曰東邊會食處與各房却正坐

如何予曰此有牌扁故爲正彼皆無扁故也李曰東閣有扁亦正坐何必拘此予曰東閣面西非正南也李詞氣稍不平曰假使爲文淵閣大學士豈不正坐烏有居是官而不正其位乎予曰正位在外諸衙門則可在內決不可如欲正位則華蓋謹身武英文華諸殿大學士將如何耶蓋殿閣皆是至尊所御之處原設官之意止可侍坐備碩問決無正坐禮李公方語塞然意猶未已踰數日

上遣太監傳恭送銅範飾金孔子并四配像一龕來遂置於中間又數日遣太監裴當送聖賢畫像

一幅來懸於龍後壁上乃罷不設座蓋李爲人好自尊大往往不顧是非直行已志如此

戊寅年二月上　聖烈慈壽皇太后尊號詔告天下詔草已進訖予謂李公曰此事前所未有宜有恩典及人李曰先年兩赦數赦非所宜予曰非謂赦也但行優老之政爲宜若朝官父母年七十者與誥勅百姓年八十與冠帶是卽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意思如此恩典斯與上徽號相稱李公喜曰是卽擬仁政數條進呈上大悅命卽行之此見上英明大度樂用人言真聖主也頒　徽號詔畢　上御

文華殿召時等三人近前賜銀兩表裏有差仍親自授與和顏慰勉其鼓舞臣下如此令人感激不能忘也

是年十月十日扈　駕校獵南海子海子距城南二十里方一百六十里闢四門繚以崇墉中有水泉三處獐鹿雉兎不可以數計藉海戶千餘守視每獵則海戶合圍縱騎士馳射於中亦以訓武也是日扈從官皆蒙頒賜獐鹿雉兎而內閣三人比諸人差厚云

[illegible]日有　旨賜諸大臣遊西苑苑在宮垣[illegible]中駕橋梁以通往來

橋東爲圓臺臺上有圓殿殿前有古松數株其北即萬歲山山皆太湖石疊成上有殿亭六七所最高處乃廣寒殿也池西南又有一山如之最高處爲鏡殿此皆金元時所作其餘殿亭皆金劇而西稍南曰南臺則　宣廟常幸處也是日賜宴於此羣臣霑醉而歸臣時已記其詳此特其梗槩云

五月五日賜文武官走驃騎于後苑其制一人騎馬執旗引於前二人馳馬繼出呈藝於馬上或上或下或左或右騰躑蹻捷人馬相得如此者數百騎後乃爲胡服臂鷹走犬圍獵狀終場俗名曰走解

于价切而不知所自始豈金元之遺俗歟今每歲一舉之蓋以訓武也觀畢賜宴而回

七月賜尚書王翱馬昂并內閣學士三人游南城中有宮殿樓閣十餘所皆　宣廟與　上游幸之處也是秋新作行殿一所東爲蒼龍門南爲丹鳳門中爲龍德殿左右曰崇仁廣智殿之北有橋橋皆白石雕鏤水族於其上南北有飛虹戴鰲牌樓東西有天光雲影二亭又北疊石爲山曰秀巖山上有圓殿曰乾運其東西二亭曰凌雲御風山後又爲永明殿最後爲圓殿引流水繞

之曰環碧移植花木青翠鬱然如夙溉者既畢工乃命學士李賢呂原洎時往觀焉受命領行者太監裴當也宴畢乃囬時謹記於此庶不忘上恩德云

庚辰年四月六日辰刻　上御南薰殿召王翱李賢馬昂彭時呂原五人入侍命內侍鼓琴鼓者凡三人皆年十五六者　上曰琴音和平足以養性情襄在南宮自撫一二曲今不暇及矣所傳曲調傳於太監李永昌永昌歷事　先帝最精於琴是三人者皆不及也賢等對曰由此不輟亦可精妙因

皆叩頭曰願皇上歌南風之詩以解民慍幸甚
上起人賜金鑲鶴頂博帶一條皆親授五人者皆
叩頭而出

十月二十二日　上御西苑閱將臣騎射召時等五
人入侍是日所閱皆侯伯都督指揮指揮隸三營
把總管操者總兵官會昌侯孫繼宗廣寧侯劉安
懷寧伯孫鏜都督趙輔具名藉進呈令逐一馳馬
射箭以三箭爲率　上親按籍記中否有中二箭
或中一箭者其有不中而引　佚矢可觀者比中
例試畢賜寶鈔有差而總兵洎時五人各賜鈔一

千貫是年十二月閱御馬監勇士騎射亦如之先次有二三人畏避不趨事者罪黜之自是將士咸感德畏威知所奮勵云

是年春廷試進士第一甲得王一夔等三人後數日

上御文華閣召李賢諭曰　永樂　宣德中常選庶吉士教養待用今科進士中可選人物端重語音正當者二十餘人爲庶吉士止選北方人不用南人南方若有似彭時者方選取賢出以語時疑賢欲抑南人進北人故爲此語因應之曰立賢無方何分南北賢自果　上意也奈何已而太監

牛玉復傳　上命如前令內閣會吏部同選時對玉曰南方士豈獨時比優於時者亦甚多也牛笑曰且選來看是日賢與時三人同詣吏部考選得十五人南方止三人而江南惟張元禎得與云益上自復位以來明照百辟不輕選任而時不才歟軫　聖懷如此感激於中何可忘也

辛巳年七月二日昭武伯曹欽及欽太監吉祥之猶子也吉祥在　宣德　正統中屢領兵出征麾下多達官驍勇善戰結以恩惠久矣天順初年與石總兵成迎復功亦恃有此欽以此驟陞伯爵頗驕

恣錦衣衛指揮逯杲發其事稍裁抑之遂有反謀知是日　朝廷遣兵部尚書馬昂懷寧伯孫鏜征西早朝謀領達官突入爲變達官中有馬亮者知之寅夜詣至恭順侯吳瑾家言之瑾以告孫鏜具本達于　上朝門未開而反者至矣殺逯杲幷冠都御史取其首舉火攻門縱橫於門外勢惡可畏朝官多避匿不敢出惟李賢一人被執賊黨屢脅之以刃得不死比明孫鏜會出征官軍禦之大戰於四牌樓抵暮乃平之吳瑾以戰死當是時變生倉卒在營將士散處於家且無甲冑器仗即孫鏜

統有就行之卒可以禦亂于不測然亦豈非宗社有靈使之然也或謂迎復之舉曹石二家爲首事雖順而行之以逆傷國體壞朝政多矣不三年而石敗又三年而曹敗曹敗雖遲而受禍尤烈果報之理爲甚明也亂臣賊子可以鑒矣

甲午正月朔日以後　上不豫猶每日裁決萬機如常至初十來疾大漸乃處置後事命太監牛玉執筆口占便書其一東宮卽位過百日成婚其二定后妃名分其三命勿以嬪御殉葬其四殯斂器服語意詳盡皆合天理當人心書畢且命牛玉曰將

去閣下看令爲我潤色之旣至臣時等驚愕曰何至是牛玉曰　上意亦謂事不可測且說下不用何妨臣等欽誦畢皆嘆曰所言闕大體非上英明不能及此而止殉事尤高出古今眞盛德事也不須潤色言畢時不覺淚下牛玉備以前言復命且曰彭其猶悲愴　上聞之亦隕涕已而曰且收着待我去後遵行次日牛出道其詳因曰　上英偉從來不墮淚今若此事可知矣至十七日駕遂崩焉嗚呼痛哉謹識其畧用彰聖德之高致云次日早儲皇披髮衣素出後右門召內閣學士李賢陳

文洎臣時幷文武執政大臣至前言曰　父皇賓天爾等盡心輔佐因泣下羣臣皆俯伏號哭良久乃起叩頭而退是日有　旨命太監劉永誠夏時傳恭牛玉會會昌侯孫繼宗懷寧伯孫鏜尚書王翱李賢年富馬昂侍郎陳文幷時爲議事官公同計議處置軍國重務遵　宣德十年例也預列者皆荷銀幣之賜

二十三日議上　兩宮尊號內臣夏時懷逢迎心倡言曰錢太后病只尊所生毋爲太后李曰今日合遵遺命　景泰年間事例不可法時曰李言是朝廷

所以服天下只要正綱常今爲此舉反遺所當尊豈不乖大倫失人心於聖德所損多矣李言是夏曰待請命既入少頃出傳　仁壽宮旨曰子爲皇帝毋當爲太后豈有無子而稱太后耶　宣德中自有例李色變知事不成因目時曰爾執筆時曰今日事與　宣德年不同胡后曾上表讓位退居別宮故　正統初不加尊號今日名分固在豈得不尊憂曰既如此便照例寫讓表牛亦助其言時曰　正統天順初未曾如此行今日誰敢擅寫爲人臣子者若阿諛從順是萬世罪人也同議者心

知不可皆不發言夏見諸人不言乃作色厲詞曰你每偏向懷二心恐追究來不好時拱手向天曰太祖　太宗神靈在上誰敢有二心錢娘娘已無後何所利而爲之爭所以不敢不極言者爲全皇上聖德非有他意若推大孝之心則兩宮同尊爲宜衆乃皆曰如此是好夏色少怡乃再入請命良久出曰得　上位再三勸諭已蒙俞允矣時執筆將書又曰須照　上聖例加二字不然無分別夏曰既是同尊如何又要分別時曰得二字好稱呼非有尊卑於其間也衆曰然乃以慈懿二字加其

上是日同議懼逆憂意有後患隱然不言惟李開端時極力繼其後賴　皇上孝事兩宮如一故能委曲勸諭仁壽宮以成大禮仁孝之德於茲可見矣後數日太監覃包至閣下言曰同尊二毋是上位本心但屈於親毋有難言者而不知禮之人且欲逢迎於其間非二先生力爭幾誤大事爲大臣正當如此彼默默者徒享厚祿何爲時同僚有未發言者面聽覃語有慚色

營造山陵時與同僚李陳計曰前日費事周折如此今玄宮宜從權作三位庶日後兩全其美李曰然

遂具疏言之已而內臣傳　聖旨曰所言固有理但　洪武以來制度只隻宂未可輕易為仍合諸大臣同議及議夏太監堅言不可衆顧望不言乃已

成化元年乙酉二月禮部請　上擇日行耕籍禮田在山川壇之南十七日早上率百官祀先農畢釋祭服便服秉耒三推戶部尚書馬昂捧青箱後隨京府耆老二人馭牛二人曲躬按犁轅教坊樂工執絲旗夾隴謳歌一唱百和颺旗而行　上秉耒三往三返如儀殊不以為勞既畢乃坐觀三公九

卿助耕公五推卿九推各用耆老一人傍犁而行是日時在九推之列也俱耕推畢教坊向前呈應用田家故事觀畢乃賜宴而回時生長未親農事至是始知犁之入土淺深繫乎舉手低昂事非習不能於斯可見矣

三月初十日　上幸太學行釋奠先師禮用大臣八人分獻時分獻西哲禮畢　上坐彝倫堂賜文武三品以上并學士左右侍坐祭酒司馬恂司業張業以次進講畢賜茶乃行先數日陰雨至是乃開霽車駕往來無一點塵埃觀者咨嗟正協文明之

象實爲　聖德感通之兆也

非方流民屯聚荆襄山中以數十萬計有往澄州劫李氏財物者有司捕之急因拒敵官軍殺數人遂糾衆反賊首劉斤金劉長子苗龍苗虎等以石和尚爲謀主勢甚猖獗事聞　朝廷命尚書白圭撫寧伯朱永同唐太監率師徃征之至南漳湖廣總兵李震率土兵來會方擬進取賊擁衆出撫寧伯有疾白公督李震分道截遏一鼓挫其鋒賊退保巢寨官軍乘勝進攻破之擒千斤劉幵苗龍等石和尚劉長子以計脫走深入險阻撫寧病愈自領

兵搜勦有襄陽艾總旗者隸都督喜信指揮張英部下一日忽與劉長子遇長子欲殺之艾曰官軍即尋石和尚於爾無干爾若能擒石和尚必重有陞賞約與俱見張指揮張具酒食勞之長子信以爲然遂入乃擒石和尚出詣軍前諸將爭功忌張英以冒侍賊贓爲名擅殺之仍以劉長子石和尚爲俘獲獻於　朝廷法司依原奏鞫罪刑于市衆知其故多爲張英劉長子稱冤法司雖知無從辯正竟殺之噫爲此者何其不仁至是哉予聞其詳而實如此故記之蓋論殺長子後予方以省親自家

至亦以不及申救爲恨

廣西大藤峽蠻賊久爲害近年流劫兩廣尤甚議者咸謂且調兵往征然自　永樂以來但能威之使不出未能破其巢穴及是都督趙輔僉都御史韓雍與內臣同往征焉用土兵爲先鋒出奇計破其巢穴謂其中盤亘數百里山澗險阻而桂州崖九層樓尤嶮峻官軍直抵其上磨崖紀歲月而還聞者殆以爲不世之功而趙獲封爵賞以此然班師未久而賊復集乃知前所殺者多賊黨而真賊避匿者又出是以謂識者有遺恨云但趙都督領兵

往返紀律嚴明軍士在途秋毫無犯非他將可及爲可重也

戊子六月二十八日　慈懿王太后上僊次日內臣傳恭憂時同司禮傳旨在者皆不敢對時與商劉二學士後至又問如前時對曰此一定禮無可議者　梓宮當合塋　裕陵神主當祔廟禮部尚書姚夔乃曰此是正禮內臣懷恩心知其正而不敢言憂時獨曰不可　慈懿無子且有疾豈可入山陵只可比胡后塋例西山時曰　太后毋儀天下迨三十年爲臣子者豈忍議別塋此事關繫非小

一或乖禮何以示天下內臣不以爲然曰且散待請　旨再議時退謂同僚曰此事當力諍不可使　上有失德二公曰然待他人先言吾輩贊成之爲好恐先言觸怒則事不可爲矣時曰如此固當倘無人言如何已而　上御文華後殿召臣時三人幷諸內臣至前面議　上曰慈懿娘娘葬禮當如何時對曰只合依正禮行　上曰朕豈不知依正禮行是好但於周娘娘有礙故令爾等會議務要處得合宜時曰　皇上孝事兩宮　聖德彰著今奉　梓宮合葬　裕陵以全　聖孝謂宜商曰

外議洶洶若不祔葬則人心不服且於　聖德有損劉曰孝子從義不從令雖　聖母有言亦不可從也　上默然良久曰合葬固是孝若因此失娘娘心亦豈得爲孝時曰　皇上大孝當以　先帝之心爲心　先帝待慈懿娘娘始終如一今若安厝於左虛其右以待後來則兩全其美庶不失　先帝之意矣曰此先閣下議作三位已不允今如何行得時曰此時慮有今日故預爲此議今須依此處置爲宜　上雖未允而玉色甚和無怒容時因曰臣等意未盡欲具本言之乞　皇上再三申

勸　聖毋以終大事　上曰進來晚時等具本進有　旨令百官議明日禮部集公侯駙馬伯文武大臣議皆云時等言是內批未允猶欲別擇地於是百官伏文華殿門號哭不起聲聞於內內臣傳　旨諭衆人退皆應曰不得　命不敢退時與商劉進曰人心如此天理所在伏望　朝廷俯從羣情於是內批諭羣臣云卿等昨者會議　大行慈懿皇太后合祔陵廟固朕素志但　聖毋疑事有相妨未即俞允　朕心終不自安再三據禮祈請　聖慈開諭特賜允諾卿等其如前議施行

勿有所疑故諭衆聞命咸稱萬歲益此事非上曲全孝道何以致此眞盛德主也

是年五月間一日大風蕭墻以西若雨雹聲有在地者拾取觀之皆黃泥丸子圓淨堅實如櫻桃大破之中有硫黃氣劉學士皆在西出數丸示予非親見者不信也以此觀之二氣變化何所不爲

七月間陝西奏報平凉府開城縣土達滿四糾衆造反劫掠四出勢甚張皇時疑此徒服役既久今忽反必有不得已者請　勅鎮守官追問激變之故行閫參將劉清禦賊敗績報至兵部請命陝西寧

夏延綏二處合兵殺賊已而聲息益急復請調京軍往以都督劉玉總兵副御史項忠提督軍務項未至陝西寧夏二處官軍不待延綏兵至輕進大敗死者數千人軍器悉爲所得報至京師輿情驚駭是時賊雖再勝聞　朝廷遣將出師遂退保石城山劉項領兵近山分爲七路圍之戒前失深溝高壘不輕與戰有副將毛忠恃勇自領銃卒登山仰攻之復敗衂京師士夫聞失副將益危懼以爲安史復出兵部尚書程信恐劉不勝任輒請命撫寧侯朱永再領京軍及遣兵四萬以往　命已下

撫寧難其事奏定賞格謂生擒賊首一人與世襲指揮使賞五百兩金銀千兩數人共擒者賞亦然時見其張大欲止之然難於遽止請令姑整軍裝待有急報啟行至十一月項知賊被圍守已困聞已別命將亦不敢止但奏　宜令總兵星馳赴援倘不日破賊則一面奏報止兵奏至　上命太監懷許黃三人召兵部與閣下計議程曰事急矣行不可緩時曰前者賊若四出攻劫誠可駭懼今入山自保我軍圍守甚固不一兩月賊必窮困可擒取也京軍何用再行商助予言曰觀項布置賊不

足憂矣程意不平曰項今退在平凉亦不可知何謂爲固守耶尚書白圭侍郎李震相顧不言時曰彼分布已定無故何以退且京軍行何時可到程曰來年二三月時曰如此則緩不及事矣事之成敗只在歲中然以項奏詞觀之勝可必矣京軍不行爲宜諸太監皆曰然因問邊軍去否時曰邊軍亦不必去商曰邊軍去亦無害也乃令邊軍行留京軍任營軍將不遣程又請差錦衣千戶一人去看動靜已准行矣時聞請追止之曰去看無益徒失將士心程忿忿出危言曰項忠軍若敗必斬一

二人然後發兵去衆不察羣然和附以爲止軍不行必失關中相知者咸爲時懼私問曰止軍不發何所見時曰觀項疏曲折知賊決可平靖但彼既聞已遣將亦不敢自任故也衆猶未信洶洶益甚至十二月二十邊捷音至知以十一月二十一日執蒲四等賊寨悉平羣言始息次年正月解蒲四等三百餘人至京太監親問之乃云被劉清行指揮馮傑剝削不已且又追捕爲盜不得已遂反非有他也因下劉清馮傑於獄鞫問得實誅之中外稱快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北軒筆記及其他一種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一三六〇上